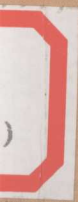


多余的素材

修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的素材/陈丹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2008.1重印)
ISBN 978-7-5633-6695-8

I. 多…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88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127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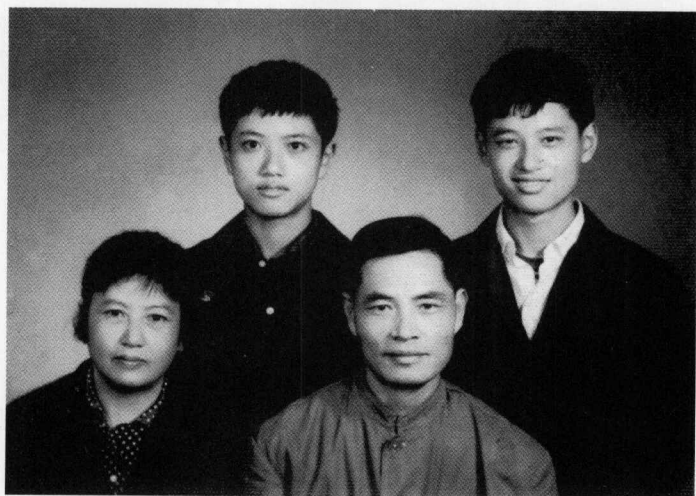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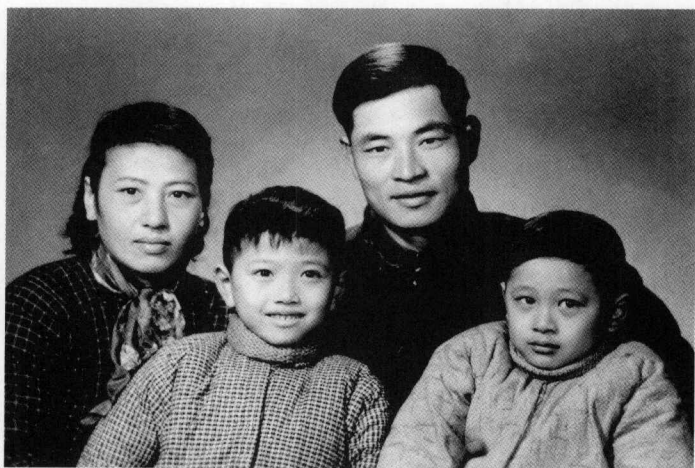
2007年9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301~403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谨以此书献给爸爸妈妈



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上图：摄于1961年。饥荒时期才过，父母
颜面浮肿。下图：摄于1969年，我初中毕业，翌年就上山下乡了。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林露的余参



林露的余参

— 44 —

修订版序

去年，这本书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了。念及书市时常断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意新出修订版，顺带编成与《退步集》之类同样的版式。

我回国后面世的头一册书原是《纽约琐记》，时在2000年秋初，其实，《多余的素材》先已印妥样书，夏天就寄到了。此前我从未见过自己写的“书”，拿在手里翻。几天后，我的责编，江苏美术出版社顾华明电话里压低声音说：《多余的素材》不能发行了。

奇怪：我听了一点不奇怪。理由呢，好像是写了个别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吧？没错。我原就喜欢弄些不安分的小把戏，自己写着玩。稍后得知并非什么局子下禁令，而是社里另有同志觉悟高，报上去，社领导遂决定不出版。那领导，三十年前与我是知青江湖老相识，都画画，曾在招待所共用一盆洗脚水，如今居官，有为难，我当然体谅的，不久见面搓饭，彼此心照，只字不提这回事。然而三五册样书散出去了，怎么办？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乐意出，条件是抽去几篇，并请位资深老编辑逐篇批注，很夸奖，还打印成字条夹在书页中，使我感动而受用，但我故意扭捏，不愿删，事情便自黄了。又有热心朋友送呈北京三联书店试试看，婉拒的理由倒是很恳切：无关内容，而是市面上散文类图书太多了，不好卖——我心

中一喜，从此得知自己的文字涂抹居然可以算“散文”。

有趣的细节是，江苏那边承印的厂家在苏北，长期业务印制中文版《圣经》：国中还在印《圣经》？可见广有圣徒在，唯不知此说是否详确；至于《多余的素材》经已印妥的一万本书芯，据说按照惯例，随即捣成纸浆了。

于是我忘了这件事，只存本样书在身边，好歹是个纪念。

两年后，山东画报出版社刘瑞琳同志问起清华美院的杭间教授，打听废书稿还在不在，于是安排见了面。谢谢杭老师与刘老师：不久我已坐在济南一个小房间支使编辑来回摆弄书中的图片……转眼五年过去了，上回作“引”，我曾将以上事故闪烁其辞提一笔，给大家留面子，现在想想，书中所写全是无事之事，此番没话找话讲，索性给《多余的素材》再添一小点多余的素材——说来好笑，我索性写写“肉蒲团”之类淫书，或斗胆撩拨所谓政治话题，倒也风流一把，然而都不是，只是初涉书写的习作，既印且毁，实在抬举了，何况不久又出版，不亏不盈，不起微澜，连个小小的冤案也谈不上，只是前后三易出版社，由江苏而山东而广西，一路下来，分明变成旧货色，如今好比微波炉里转转，原样端上，谁起兴致买？

封面总要重新弄过的，适可将前两册书样子缩小了，印在封底上，算是此书前身的如实交代；图片则大可添换——书中写到邱岳峰，结果邱公子辗转寻到我，赠我邱先生早岁与晚年的照片；有一篇说及早夭的钢琴才女顾圣婴，也给我获得她生前的丽影；又有学者徐宗懋送我从未面世的蔡元培林语堂等民国前辈老照片，都是难得觅见的影像史料，补入书中，正合适；末尾有几篇涉及民国的教授与教师，当时下笔，哪想到自己翌年会有受聘教书的机缘，近时重读，颇惊讶怎在七八年前即已留心国内的教育和大学……文字内容，则补进两篇遗漏稿，太过短促而油滑者，删除二三，其余照旧：

倘若读者不嫌弃，当然很感激，但我是作者，赠书到手，好意思送人么？我知道，若是诚心巴结旧雨新知，莫如多写新篇幅，无奈我不再如那些年有闲空。即便零零星星写起来，新书起个什么题目呢？眼下，只能预先谢谢再次破费的读者，并请对这本书的修订与再版，多多包涵。

2007年8月11日

引

这一册“书”，原是南京编辑顾华明先生约稿，从开写到完成，大约半年，交出不久，便即印妥样书，时间是在2000年初夏。

大概因为技术问题，书芯是印成了，封面却未能如期装订，延宕至今。这在出版业是常有的事情吧，两年半转瞬过去。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接手出版，分明一本新书，在我，已是旧作了。

今天查看存稿，短短两年半人事也真多变：《民国的下午》专写费穆的《小城之春》，而今新版同名电影早已上市了。《红色娘子军》提一句刘晓庆说她不曾挨过斗，不料今年锁进局子里，也真难为她。《亚明》那篇写到的老前辈钱松岳、宋文治、魏紫熙诸位，连同亚老，则在去今两年先后谢世了。记得当时写着，我曾偷笑：亚老师，我在写您呢！回国后去他隐居的东湖山庄看望将届八十的老先生，临别禁不住抱他一抱，老人的脑袋一动不动贴我胸前，同时他腿肚上使劲攀着一只豢养多年的金丝猴，两眼乌亮，不知这小猴儿此后下落，归了谁了。

这书中多有作古的人，连那壮烈牺牲的小战士，得年十八岁。

如今出书，讲究时机：各种“订货会”是属行业的盛事，赶上了，便是商机，错过了，或许就此凉掉。其实写作也有“时间性”的。当初接这份稿约，人还在纽约过日子，一则与国中大好形势不

免隔膜，一则满脑子陈年旧事，书写之际全不知读者为谁，行情如何，真是好糊涂，此刻想来，也亏得是这样糊涂地写了，搁现在，恐怕竟不会去做这件事：还乡转眼快要三年，偶或念及纽约的时光，恍若前世，书中撮拢的种种素材，更如前世的前世——有道是文学乃“前世的回忆”，我的书写，又岂敢说是“文学”呢。

我真要代我笔下这些“多余的素材”谢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美意。

那当初撙掇我写成此书的顾华明先生，书成后必先寄他一册，封面与版式，自然改动了，素材还是那点素材，拿在手里是其新亦旧，其旧亦新，竟会有“再版”的错觉吧，这错觉，唯顾华明才会有。我愿借这纸端提前与他会心一笑：是再次致谢，也是有请鉴谅的意思。此书初印时原已有篇题记交代着我俩合作的详细，现在仍然附在本文的后面，聊作记存。

2002年11月23日

题 记

南京城顾华明，日常趴在高云岭江苏人美出版社五楼的一张办公桌前，是《老城市》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初起我与他只得两回见面，先是朋友领去吃中饭，席上说些什么，忘了。另一回是去年夏天，傍晚闷热，抽掉两根烟，忽然他开口道：出一本书怎么样？你来写！

写什么呢？我问。他眼睛看住我：就把你平时随口讲的事情写出来。

我不是职业的作家，仅止间或写过几篇关于绘画的文字，密集而大量地写，是1997年吉林美术出版社约稿的《纽约琐记》，当时指定的字数简直狮子开口：十五万。我也老实，居然遵命写去，两年来白天画画晚上写，弄出几十篇长短不一的东西，总算交了差。奇怪，待我写罢歇手，手却是痒得有点停不下来的意思，那天经华明那么一撩，我支支吾吾，嘴里竟是答应了，同时就心里诧异自己的轻率。小时候，我在弄堂口汗淋淋学会翻筋斗，且接连不停翻他六七个，稍一站稳，晕着，喘着，耳听哪位路人经过叫声“好呀，再来！”我就毫不犹豫纳头仆倒，将巴掌抵住水泥地面斜着身子继续奋勇向前翻——是的，那天我就这样子不假思索答应了顾华明。

于是两人又点起烟来，我说你得具体：怎样写？写作，究竟要

比连翻筋斗难。

他老兄倒也干脆，当场拿出他正编辑的《日常中国》丛书清样，指点道：就像这样子写！翌日，又送来一份文字打印稿，说是草拟了几十条话题给我作参考：什么“境遇、辨识、交谈”，什么“细节与质感”、“身体与方言”，又有“消失的阶级”、“交际的贫困”等等等等，读下去，我竟仿佛瞧见了书的模样：三分图片，七分文字，黑白老照片虽嫌模糊，但文字竟是我写的，不是很好玩么，且这回再不必动脑筋凑那些美术话题，可以写写平时“随口讲的事情”了——啊呀，原来那也可以写！

顾华明的口头关照倒是很简单：“写细节，你就放开了写细节！”

作案在即，案犯总要不停递烟的吧。他的牌子没看清，我的是红牡丹。于是商量书名。他郑重而得意地说，叫“陈丹青记事”怎么样？好的，可我怕看自己的姓名霸在封面标题上，弄得什么似的。我就想了一回，说出自以为谦抑的说法去调换，即“多余的素材”。华明兄当下首肯。其时酷暑八月，当天我就将电脑支在床头插上电源写起来。

这样子，到我八月底回到纽约寓中，在画余，断断续续写到今年二月间，赶上时髦说法：“跨越”了一个“世纪”。其实千禧年之交，我是心里什么感触也没有。本来早已决定回国定居去，画室租约到期之日，正是世纪末最后一天。下午撤空房间，交出钥匙，只在照例钻进地铁回家前就近在时代广场转了转，只见警马一字排开，大批警察在每个街口设置路障，维持交通，满大街人山人海蜂拥齐集准备晚上大狂欢。晚上，我不过如往常一样伏在桌案前：画摊子收起了，我的事情，就只剩下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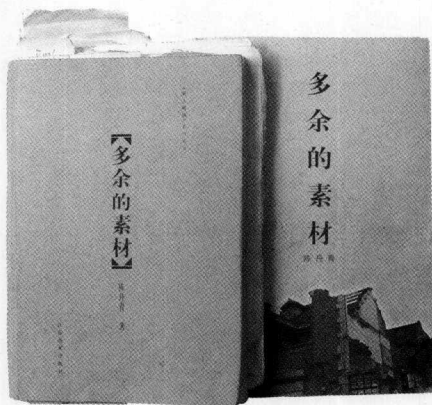
但我实在不确定如此这般到底行不行：虚构的本事，我没有，

说是随笔散文，又不像，算什么名堂呢……年前年后，我两回给华明寄软盘，听取指教，等候裁断，他竟给我回过三次信，单是鼓励，只说好。“好”，自然令我受宠若惊，筋斗翻下去，犹如还在弄堂里——如我似的初涉写作的“雏”，虽说人到中年，也竟还是要人哄。华明是我晚辈，与他合作一场，倒是叫我想起从前的编辑来。从前“文革”时，虽没得几件物事可出版，但我结交的每位编辑会嬉笑，会来玩，会写信，也必定会复信。信上是革命辞令工作交代家常闲话都写写，而做起事情无不守信用，讲规矩，年节还会寄本挂历给你挂挂看。现在呢，现在的编辑是稿子一到手，音信渺然，等个回音比等封情书还要难……我格外记得北京人美一位编辑吴兆修先生，我总共只给她画过几页连环画，她却是随时帮衬，到处推荐，好几年工夫同好几位在野作者做朋友，一路诚心诚意扶助无职无名的小知青。记得二十二年前考上美院走去看望她，想要手里提个礼物去，探寻半天，夜黑路冷，只在街边买得一沓年糕送给她，那年糕坚如磐石，掷地有声，我也居然好意思冰凉地捧着递给她，她乐呵呵道谢收下来，还说春节过去吃。那年月，哪有现在似的满街礼品卖。

扯得远了。我是说，谁没有记忆，没有素材呢？我得以被人撩拨恣意写出来，只因我又撞见一位好编辑。我对华明说，咱俩合作的小细节，我也要一五一十写出来。

2000年3月1日

目录



2
8
10
17
20
26
32
39
44
26
61
67
73
78
80
83
84
87
89
93
94

1. 多余的素材
2. 多余的素材
3. 多余的素材
4. 多余的素材
5. 多余的素材
6. 多余的素材
7. 多余的素材
8. 多余的素材
9. 多余的素材
10. 多余的素材
11. 多余的素材
12. 多余的素材
13. 多余的素材
14. 多余的素材
15. 多余的素材
16. 多余的素材
17. 多余的素材
18. 多余的素材
19. 多余的素材
20. 多余的素材
21. 多余的素材
22. 多余的素材
23. 多余的素材
24. 多余的素材
25. 多余的素材
26. 多余的素材
27. 多余的素材
28. 多余的素材
29. 多余的素材
30. 多余的素材
31. 多余的素材
32. 多余的素材
33. 多余的素材
34. 多余的素材
35. 多余的素材
36. 多余的素材
37. 多余的素材
38. 多余的素材
39. 多余的素材
40. 多余的素材
41. 多余的素材
42. 多余的素材
43. 多余的素材
44. 多余的素材
45. 多余的素材
46. 多余的素材
47. 多余的素材
48. 多余的素材
49. 多余的素材
50. 多余的素材
51. 多余的素材
52. 多余的素材
53. 多余的素材
54. 多余的素材
55. 多余的素材
56. 多余的素材
57. 多余的素材
58. 多余的素材
59. 多余的素材
60. 多余的素材
61. 多余的素材
62. 多余的素材
63. 多余的素材
64. 多余的素材
65. 多余的素材
66. 多余的素材
67. 多余的素材
68. 多余的素材
69. 多余的素材
70. 多余的素材
71. 多余的素材
72. 多余的素材
73. 多余的素材
74. 多余的素材
75. 多余的素材
76. 多余的素材
77. 多余的素材
78. 多余的素材
79. 多余的素材
80. 多余的素材
81. 多余的素材
82. 多余的素材
83. 多余的素材
84. 多余的素材
85. 多余的素材
86. 多余的素材
87. 多余的素材
88. 多余的素材
89. 多余的素材
90. 多余的素材
91. 多余的素材
92. 多余的素材
93. 多余的素材
94. 多余的素材

目 录

修订版序	5
引	8
题 记	10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17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20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26
归国的确认	32
闲散美人	39
炎黄子孙	47
饭米穗	56
大上海	61
参考与消息	67
《上海快车》	73
表皮脂肪	78
基本如此鬼见愁	80
青春的名实	82
动物凶猛	84
乡村骑士	87
捉奸与鸡汤	89
恐怖与效果	92
阶级与钢琴	94

牺牲与死亡	103
怀旧与革命	112
红色娘子	119
《红色娘子军》	123
看 煞	131
瓦西里、沙夏、艾莲娜	135
弗 哭	142
胡 说	144
形式与形式感	146
形式、样式、模式	148
邱岳峰	151
于是之	159
亚 明	164
赵 丹	167
颜文樑	175
老家伙与小家伙	182
人犹如此	184
树何以堪	185
单身囚禁	187
胡兰成	189
革命与相貌	192
北伐与战争	195
民国的下午	197
民国的教授	201
民国的教师	206
凄凉的喜悦	222
鲁迅的墓园	227
众所周知	233
《丝瓜》	234
彼 哉	236